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二十八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河防十四要其一河南原武縣胡村鋪崔家莊封丘
縣于家店祥符縣劉獸醫口陶家店馬家口蘭陽縣
銅瓦廂儀封縣它泥河煉城口榮華樹考城縣芝麻
莊李秀廠榮澤縣小院村賈魯河隄俱屬要害而陶

家店銅瓦廂更為喫緊開歸府佐總管而州縣管河
官分治之其二山東曹縣武家壩曹單北岸縷水隄
俱要害而武家壩尤為喫緊兗州府佐總管而二縣
管河官分治之其三汶河新創坎河石灘夏秋之發
任其灘上漫流以殺其勢或損或增抽添諸石汶上
管河官兼管而老人分理之其四南直隸徐邳之間
新隄曲頭集黎林鋪房村雙溝閭家口王家口白浪
淺俱要害而曲頭集埽灣直射內有舊決河身尤喫

緊馬司河者宜役全神於此其五南岸天字鋪起列
字止北岸趙字鋪起鄭字止徐州判官分守委官協
之其六南岸張字鋪起成字止北岸王字鋪起沈字
止靈璧主簿分守委官協之其七南岸歲字鋪起金
字止北岸韓字鋪起嚴字止睢寧主簿分守委官協
之其八南岸生字鋪起果字止北岸華字鋪起竇字
止邳州同知分守委官協之其九南岸琮字鋪起火
字止宿遷主簿分守然離河稍遠且北岸無隄原不

當衝水發之候宜令總巡直河以上至境山屬淮安同知總管直河以下通判總管然直河以下河寬水平防守為易直河以上河勢陡峻防守為難水發之候宜令協而守之其十境山赤龍潭大壩茶城大壩併縷水隄徐州管河官掌之其十一豐沛碭黃河北岸地勢卑下新縷水隄屬要害三縣典史平時則分而理有警則共守之其十二豐沛蕭碭黃河南岸地形高仰水發出岸無憂不必堵遏蓋上流少漫須臾

則暴怒之性漸消東注之勢漸緩徐邳下流可無虞也須權利害重輕急緩圖之其十三淮安通濟閘外淮黃交會易淤萬歷元年建天妃閘春運五日而過四千艘出河之捷徑也新河及通濟閘可勿用之矣其十四高寶諸湖山陽黃浦平河間伏秋浩渺無從宣洩官隄民廬苦之司河者有二十三平水閘以待而又以瓜儀二閘通漕入於江夫洩之者多則蓄之者薄湖水不能使之災矣 黃河盛發照飛報邊情

擺設塘馬上自潼關下至宿遷每三十里為一節一
日夜馳五百里其行速於水汛凡患害急緩隄防善
敗聲息消長總督者必先知之而後血脈通貫可從
而理也 凡黃水消長必有先幾如水先泡則方盛
泡先水則將衰及占初候而知一年之長消觀始勢
而知全河之高下舊曰識水高手者唯黃河之濱有
之 防河請以戰喻夫敵以秋高跋扈出沒無常防
之不嚴則內地荼毒河以伏秋迅烈消長叵測守之

不固則隄岸橫衝然暴猛雖有其時而衰弱亦有其
候防河者伏秋戰守數合以防其銳逮至秋深氣降
河勢自倦不戰而屈之矣故防敵者喫緊止在八九
十月餘月小入不足慮也防河者喫緊止在五六七
月餘月小漲不足慮也而三月之中又止戰守數合
來則厲兵躍馬去則解甲息兵是在我者執常勝之
樞在彼者無必勝之勢夫黃河非持久之水也與江
水異每年發不過五六次每次發不過三四日故五

六月是其一鼓作氣之時也七月則再鼓而盛八月則三鼓而竭且衰矣萬一河勢虛驕銳不可當我且避其銳氣固守要害如河南之銅瓦廂山東之武家壩徐州之曲頭集布陣嚴整二守四防以待而姑以不要害之隄委而嘗之以分弱其勢以全吾要害持至水勢漸落却將所委之隄隨缺而隨補之刻期高厚勿令後水再由漸成河身致墊舊河如此則河之攻我也有限我之守河也無窮以無窮防有限蔑不

勝矣校之而索其情河事畢矣余往殺諳達於鴈門
關外無他長也不過審盛衰之機委之持之而已矣
故善委則敵易疲善持則敵易竭是我常為主彼常
為客復有不可守之河不可破之敵哉故善戰者莫
妙於持尤莫妙於委 四防中風防尤宜慎之房村
決風濤鼓擊不已黃呂梁以巨舟數十障於決口風
濤遽淨亦奇事然河隄千里舟不及也古有黃河風
防之法如遇水漲濤擊下風隄岸則以秫秸粟藁及

樹枝草蒿之類束成網把徧浮下風之岸而繫以繩
隨風高下巨浪止能排擊網把且以柔物堅濤遇之
足殺其勢隄且晏然於內排擊弗及丁夫却於隄外
幫工此風防之要訣也網把仍可貯為捲埽之需盖
有所備而無所費云 河決口之患二如上有所決
下無所洩者曰隘決不必關水搶築俟漲落水出直
塞之耳若上決而下洩者曰通決此不可少需搶築
可也否則流衝勢洩恐成河身則正河流緩而淤矣

余於房村以搶築法施之正河即安 黃河為中國
患久矣神禹以來或言於三代或言於漢唐宋時固
不同或言於秦晉或言於宋鄭徐淮地固不同今治
河者動泥古說則以三代治河之法用之漢唐宋可
乎又以秦晉治河之法用之宋鄭徐淮可乎特以數
事拘儒牢不可破者列於左 一多穿漕渠以殺水
勢此漢人之言也特可言之秦晉峽中之河耳若入
河南水匯土踈大穿則全河由渠而舊河淤小穿則

水性不趨水過則平陸耳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緩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勢急如奔馬吾從而順其勢隄防之約束之範我馳驅以入於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則河深河深則永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趨其高河乃不決故曰黃河合流國家之福也 一我朝之運不賴黃河此先臣之言也蓋欲黃河由禹故道而以爲山東汶水三分流入徐呂二洪爲可以濟運遂倡

為不賴黃河之說耳夫徐呂至清河入淮五百四十里嘉靖中河身直趨河南孫家渡趙皮寨或南會於淮或出小河口而二洪幾斷漕事大困則以失黃河之助也今欲不賴之而欲由禹故道則弱汶三分之水曾不足以濕徐呂二洪之沙是覆杯水於積灰之上者也焉能盪舟二洪而下經徐邳歷宿桃河身皆廣百餘丈皆深二丈有奇汶河勺水能流若是之遠乎能濟運否乎故曰我朝之運半賴黃河也 一黃

河北徙國家之利此先臣之言堪輿家者流之說也不知三代以上都冀州黃河若張弓然其時大江以南多未貢賦故山東之運東而至西秦之運西而至原不藉南運也若河南徙則東運既不便而黃河之水從太行而望之勢若反而挑王氣乃微方今貢賦全給於江南而又都燕據上游以臨南服黃河南徙則萬艘度長江穿淮揚入黃河而直達於閘河浮海貫白河抵於京且王會萬國其便若是苟北徙則徐

邳五百里之運道絕矣故曰黃河南徙國家之福也
一黃河不能復禹故道必使復河南故道此近臣
之議也蓋懲徐邳連歲水患激而云然耳不知徐邳
之患由邳河之淤邳河之淤又由先年河行房村口
近年曲頭集口旁流既急而盛正流必緩而淤而徐
邳之水患博矣然河患不在徐邳必在河南不在河
南必在徐邳嘉靖以前河經河南河南大患九重拊
膺百工廌額思與河南圖一旦之命策力畢舉竟莫

支吾而河南適有天幸河併行徐邳而後河南息二百年之大患居平土者僅二十餘年今若復河南之故道豈惟人力不勝即勝之是又移徐邳之患於河南而又生二洪乾涸阻運之患也第隄徐邳三百里有奇河不泛濫而徐邳之患消故河由徐邳則民稍患而運利由河南則民與運兩患之姑毋論王土王民鄰國為壑之大義也又况隄固水深即碣徐之患直河秋一季耳利害豈不章章明甚故曰河南故道

不必復也 一黃河清聖人生此史臣之言也彼蓋
謂五百年王者興說也非河渠說也夫王者興非臣
所當言而今拘儒每以黃河清為上瑞誤哉夫黃河
濁者常也清者變也欲其常濁而不清彼濁者盡沙
泥水急則滾沙泥晝夜不得停息而入於海而後黃
河常深常通而不決清則水澄水泥不復行不能入
海徒積墊河身與岸平耳夫身與岸平河乃益弱欲
衝泥沙則勢不得去欲入於海則積滯不得疏飽悶

偏迫然後擇下地一決以快其勢此豈待上智而後知哉夫河決矣餉道敗矣猶賀曰上瑞非迂則愚故河清則治河者當被髮纓冠而救之不爾憂方大耳故曰黃河清變也非常也災也非瑞也

治水
筌蹄

明神宗萬曆三年四月甲午淮徐等處大水直隸巡按御史舒鼇議以為海口淤塞橫絕下流故淮揚徐邳諸處頻年水害郡邑幾廢宜開草灣浚澤麻港口石碇諸口以備淮黃之冲事下戶工二部覆議命河漕及勘科

諸臣議定以聞 六月乙未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等
覆議淮揚地方頻年水災惟在下流壅滯宜通草灣以
分河流入海之路開魚溝老黃河以疏淮揚湧激之勢
浚新洋石碇諸口以濟興鹽墊溺之危築安東縣隄以
為水趨該縣之備其開浚先後則欲先草灣石碇而後
魚溝度緩急以舒民力俱報可 八月丁丑河決高郵
碭山及邵家口曹家莊韓登家等處總理都御史傅希
執議以高郵決口當急築碭山決口當改築月隄其餘

三口宜留以為洩水之路工部覆議是不得已而為權宜之術耳安能必三口之不愈決愈深而奪正河宜隨機相度近河縷隄有當修築以廣容納或上流有可分殺以減水勢皆當從長計議無得因循奉旨是 十月壬辰兵科給事中蕭彥上言治河大約言近日諸議俱在徐邳以下於上流似未之及但以運道為急不以淮泗為念宜令河道大臣帶同熟於河道司屬二三人下沿淮安上邳潼關逐處相視孰可分其流孰可殺其勢

計畫傳安貼圖立說具奏施行部覆如議 十二月辛

未總理河道傳希摯疏言邵家等三決口向因伏秋之際水勢盛漲堵塞不易故議權留以資分洩今秋深水耗支流少緩業築塞竣事其縷隄應否展築上源應否分殺容另勘報章下工部

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

南河全考

是年六月霖雨不止風霾大作河淮並漲千里共成

一湖居民結筏浮箔採蘆心草根以食

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歷四年二月壬午總理河道傅希執言漕河相資為利乃徐淮當衆流朝宗赴海之委而一切夫料曾不足擬河南什百之一何怪年年沖決哉除借河道銀三萬兩修築外再議原設隄夫三千七百名定為長夫畫地修守仍照舊規椿木柳梢繩草各料每年先期責辦俾知為歲額必用而留折耗折兌二項銀五萬一千五百既於治河有濟亦免加派民間下部覆內惟折

耗銀不得輕議折兌則漕臣吳桂芳已題為新設永利
用餘如議 癸未總督吳桂芳言淮揚二郡洪潦奔沖
災民號泣所在淒然蓋濱海汭港歲久道堙入海止恃
雲梯一徑致海擁橫沙河流泛溢而鹽安高寶不復可
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
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請另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
海道而以淮安管河通判改為水利同知令其審度地
宜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俱可趨海何必專事雲

梯并乞留後幫漕糧五萬石及輕齎內河工銀二萬五千四百三十餘兩以備鳩工庶淮河各得其所歸運道亦還其故下吏戶二部議悉如其請乃優詔答之曰淮揚積年水患朕切隱憂奈無實心幹理之人吳桂芳素有才望所陳治河當先治海尤切事理即令悉心經畫舉行若能力踐其言事先底績當重加陞賞以酬其功

乙酉陞營繕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黃猷吉為河南僉事駐淮安治水 三月辛丑以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

潘季馴巡撫江西 四月庚午漕運侍郎吳桂芳言黃河自徐邳而來至清河與淮水合流經清江浦外河東至草灣又折而西南經淮安新城外河轉入安東縣前直至雲梯關入海近年雲梯關海口沙壅水勢汴洄河流漸淺淮安新城外河深不過五七尺惟清江浦相對草灣地方地形低下黃河屢向沖決欲奪安東縣後迤邐下海以縣治攸關屢決屢塞致近年淮黃交溢去歲草灣迤東自決一口宜於決口之西王家山之東開挑

新口以迎埽灣之溜量長五百一十八丈四尺計土十萬四千九十一方共工銀七千二百八十餘兩糧米二千八十一石準銀一千二百四十餘兩總約銀八千五百三十餘兩其全不通河及河身窄狹之處逐段估計通長九千七百二十三丈計用六萬八千一百五十餘兩又兩處用管工官一百九十一員口糧銀共一百五十餘兩又用水車四十部共銀八十八兩又金城至挂甲墩五港岸地勢低窪應築束水隄岸一通合用銀四

千四百四十餘兩應築決口一十八處約用銀五百兩
通計該銀一萬八千八百七十餘兩查截留河工輕賈
折席等銀及正耗糧米共銀七萬二千四百餘兩未足
九千四百餘兩應於鹽商修河銀內支用語云救一路
哭不當復計一家哭今淮揚鳳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
東自衆流匯圍以來獨文廟縣衙僅存椽瓦已不成邑
即使全河趨之亦不過一家哭耳況勢又不得不然耶
創始為作事所難獨任乃人情共忌乞下所司議工部

覆言委一垂陷之安東以拯全淮之胥溺漕臣言可聽
報曰可 辛巳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言淮揚水患在
下流海口之塞上游河身之高欲浚河身先闢海口臣
前開草灣入海漸有次第至於河身之高不過積淤不
浚曾見前輩文集中有以混江龍浚河者其制用檀木
造軸沉水入泥隨船行走船行龍轉積泥隨起大約一
回可浚積淤二尺日逐推淌務深三尺而止但遇桃花
伏秋水發即行推浚每歲將浚過河身丈尺年終奏報

其清河以上邳徐茶城則責在河臣浚否惟命下工部
言疏浚兼施治河長策宜令總河衙門一體推浚從之
五月癸巳工部言河道銀兩專備修河遂不報部致
偶有奏請無憑酌議乞行河南山東各布政司并南直
隸各府州盡數查出置循環二簿明開舊管新收開除
實在每半年赴部遞換庶本部有籍可稽而河臣推調
難施從之 丙申兵部尚書劉應節以河工罷上書自
劾乞休上溫詔留之 乙巳改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徐枋為兵部右侍郎兼管如故提督軍務巡撫浙江枋以河工未竟上疏乞罷不允 七月辛亥以草灣工成立河海淮三神廟賜名顯佑 庚申工部覆御史陳功漕政五事一議溜夫黃河綿亘五六百里中間隨地轉曲牽挽最難各船有限之夫前後安能調集查徐呂二洪設有洪夫約二千名二洪今淤為平流洪夫多用之修築宜於糧運經行時酌派沿河溜處隨宜調用此則宜如御史言權宜借調候糧船過盡仍歸二洪者

也上然之 八月乙丑工部覆直隸巡按御史舒鼐奏
草灣河工告成計河身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八丈九
尺塞過大小決口二十二處募過人夫四萬四千名實
用銀三萬九千六百六十兩糧四萬六千一百七十一
石準銀二萬七千七百兩以二月二十日起工本年六
月十二日報完因叙總督吳桂芳副使舒應龍僉事黃
猷吉淮安知府邵元哲及同知劉順之通判蔡玠等并
府縣各官分理功上曰海口開浚水患漸平各官功實

可嘉先賞吳桂芳銀幣舒應龍以下各賞銀有差仍用心修舉功成另敘 乙酉巡按直隸御史邵陞言淮徐揚自海口沙橫河身淤墊桑田盡成湖泊錢糧逋負獨多頃開草灣河道導黃淮赴海雖當大漲旋漲旋消不復停積數十年魚鼈之淵幸有平土但荒田初墾收穫為難乞將二府一州所屬州縣漕糧分別改折三年其一切起存錢糧料價亦命停徵於三年後帶補以示寬卹下戶部覆謂河水之來漸平則剝膚之災自遠豈可預

為三年之請槩冀非常之恩惟萬歷元年二年拖欠若
果係災疲勘實奏豁從之 九月壬寅總理河道右僉
都御史傅希摯奏報河決常家樓約三里餘又決沛縣
縷水隄二處一長一百三十一丈二尺一長九十五丈
七尺又豐縣決長隄二處一長五十餘丈一長六十餘
丈曹縣決長隄七千餘丈約三里餘下所司 十月乙
亥鳳陽巡撫吳桂芳等以河決豐沛徐州睢寧四州縣
居民漂溺災沴異常請發各庫倉貯積銀糧及留徐州

南稅銀三千六百兩有奇備賑各項起解錢糧分別被災輕重緩征會山東巡撫李世達亦以金鄉魚臺單曹等縣田廬盡沒請蠲漕米站銀并動庫貯官銀備賑俱下戶部議可從之 丙寅鳳陽巡撫吳桂芳等以宿遷縣為黃河掃壩請遷縣治築土城以避之前基去縣不數百步不必移民而儒學亦稍俟豐盈另議戶部覆言遷縣治以避水患正急則避之之權也雖時詘未暇舉羸顧無宮牆何以羣弟子無間閭何以保百姓政有大

體寧惜小費則儒學當與縣治并興移民當與遷縣同
舉查輕賫有限而撫按道府州縣紙贖尚可通融併巡
鹽鍰金即數千宜無難於取足况工作原救災之一政
淮揚一帶昏墊已極藉此以聚失業之人豈徒寓賑卹
之仁亦將弭飢寒之變於以興教化卹流離胥此舉矣
然之 十一月丁亥以黃水衝淹詔山東曹單金魚四
縣徭編淺鋪開備河夫等銀及存留永豐廣盈等倉米
銀暫與蠲免其臨德二倉小麥亦令停徵有司官仍動

支倉庫賑卹俟水落地出招撫復業量給牛種務使均沾 丁酉工科都給事中劉鉉等疏議漕河語侵總漕吳桂芳大約謂草灣既開河復大漲漕臣言已不驗而八月迄今一字不報為桂芳咎於是桂芳乃言河道通理南北此百餘年來成規自科臣侯于趙建白而天妃閘以南屬漕閘以北屬河道矣今歲河決者三一為曹縣縷水隄一為徐州黎林鋪一為桃源崔鎮各有司存恐難越俎至於草灣之開祇以去春高寶水患冲嚙淮

安西橋諸市且及新城疏以洩之非謂即可制水之命
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西橋新城皆為平地山陽以南
諸州縣水落稻佈每斗米銀四分臣之草灣亦既效矣
若以山東徐邳之漲決不報臣誠何敢報惟其決經於
臣屬之豐沛睢寧四州縣始一面踏勘一面議請賑卹
不惟臣一人言之且會按鹽二臣公言之祈將臣早賜
罷斥以為人臣愚於任事者之戒上以漕河原分地責
成詔桂芳視事如初 癸卯工部言黃淮交漲沖決太

多請將天妃閘以北行傳希摯修決浚淤迤南行吳桂芳增備隄岸毋誤明年漕輓然之 丁未巡按直隸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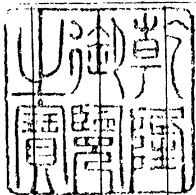
史邵陞言今日大政莫重漕河頃以吳桂芳督漕傳希摯總河廟堂之上旣圖其所重矣桂芳風食水宿九閱月而草灣全通隄工半就臣親履其地見入海之口勢如奔馬即九月間淮水陡發黃河建瓚之勢適與之會河強淮弱不能爭趨草灣入海之道而高寶間溢冲數口大者十餘丈小僅二三丈今補築且竣矣說者致以

河漲責下草灣不無沮任事之氣至於徐呂墊高河勢已沮不聞希摯畫一策以疏浚之七月以來決徐州決豐縣大者二百餘丈小亦四五十丈曹單決至一百餘丈而崔鎮之決至分正河十之二三趨諸湖下金城會草灣入海將來恐奪全河之流如雲梯關故轍而顧乃諉之氣數托疾高卧恐工拙以混吹無辨牛驥以並駕俱疲乞勉桂芳益殫任事之忠毋以憂讒畏譏隳厥績戒希摯弗曠司空之職急以疏淤塞決贖前愆庶乎新

運可濟工部亦以為言上然其說命兩臣加意經理亟

圖修築無悞新運

明神宗
實錄



行水金鑑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

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_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_臣李廷對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二十九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神宗萬歷四年十二月戊辰禮部類奏災異言今年自二月以來河水斷流地震雨雹頻形章奏豈聖世所宜有乞敕大小臣工革心勵行舉錯務協於公功罪必求其當催科或擾則加意撫綏圖國或寃則悉心昭雪

皇上復先謹天戒益懋聖德起居動作類若上帝之式
臨號令施為唯恐一物之失所轉異為祥端不外此上
納之 丁丑免河南本年應徵河夫堡夫銀三萬二千

餘兩未調夫役免追曠工已調實夫更班歇役

明神宗實錄

河水斷流可謂旱之至矣此時宗伯年終類奏能極
言致災之由君臣交相儆戒真神廟初政之最善者
矣

是年八月河決自徐州上淤梨林鋪直抵睢寧縣治

水深丈餘廬舍倉囤牲畜盡空

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大水浸城三尺許百姓逃亡者三之一

睢寧縣志

是年八月河決大行隄數處民多流移

豐縣志
水斷流見於河

禮部類奏而八月間徐睢皆大水可見河水乾涸在八月以前

明神宗萬歷五年八月癸亥河復決崔鎮 閏八月乙

酉時河決崔鎮衝開水溜勢分正漕河道都御史傅希
執議堵築決口束水歸漕漕運侍郎吳桂芳欲衝刷成
河以為老黃河入海之路持議各異部覆運道關係尤
重且急崔鎮決口聽河道衙門及時堵築俾水歸漕其

老黃河入海之路俟水勢稍定會同議奏報可 戊子
時徐州河淤澱宿邳清桃兩岸多決淮水為河所迫徙
而南高寶湖隄大壞於是工部都給事中劉鉉建議南
河郎中不便顧理淮北請添郎中一員於淮徐適中處
專治淮黃一帶河道其徐呂二洪主事可并一員上諭
工部近來偶以一事輒便增官增之不便又議裁革殊
為輕事添設部員及先年河漕當地分管之議本欲責
成反滋推諉并議以聞部覆國家特設總督漕運大臣

則凡有關於運務皆其責也又設總理河道大臣則漕河自張家灣直抵瓜儀黃河自河南山東上源至淮安入海皆其地也與其畫地分管之異同孰若漕河之各供厥職之畫一宜各遵頒降敕書行事惟若郎中一員專治淮北裁呂梁洪主事即令郎中帶管則無增官之費而有得人分治之益從之九月乙丑陞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傅希摯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戊辰陞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世達為右

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十一月壬戌先是嘉靖三十二

年以前黃河由小浮橋後徙由沛縣飛雲橋繼由徐州

大小溜溝以入閘河四十四年河大決改由秦溝出口

以致茶城歲患淤淺至是復南趨小浮橋故道河道都

御史傅希摯以聞奏下所司

明神宗實錄

是年秦溝復淤自

崔家口歷北陳鴈門集等處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

支自九里溝誼安山歷符離出小河口而崔鎮大決散

漫湖泊間桃源以下故渠多淺

明會典

是年河決曹縣韋家樓碭山縣張家屯

續文獻通考

是年大水城崩知縣伍維藩申請上疏發帑遷新縣

治於三台山之陽

蕭縣志

傅希摯衡水人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隆慶末

改總理河道以茶城淤塞開梁山以下寧洋山出右

洪口萬歷五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明史
稿

明神宗萬歷六年正月庚午戶科給事中李涑條陳治
河五事一曰多浚海口以導衆水之歸夫徐邳而下黃

河自西而東淮河自南而北俱會於清河口東南折而歷安東縣出雲梯關以入於海舊甚深廣嗣以黃水泥淤黃淮二瀆皆無所歸故其勢不決徐邳而冲嚙於高寶諸隄至高寶諸湖浩蕩無涯先時沿河之西多置塘岸以蓄盱泗諸處暴漲之水故河以東運隄無恙乃今塘岸盡廢而黃淮之水又悉飛瀉於此是以全隄盡圯宜別勘堅實之地以多浚其口仍必自下而上漸去河身之淤盡於徐呂二洪而後止若淮安之南寶應之北

計八十里每十里建平水閘一座高郵邵伯各加建平水閘十座閘下每開支河四五十處以導上河之水入於隄下射陽等湖而鹽城興化沿海地方皆宜查其舊地多浚十餘口以導射陽諸水而入於海

下四條俱入運河

章

下所司 辛未陞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兵部左侍郎吳桂芳為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提督軍務上以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以致日久無功今以此事專屬桂芳提督其選

用部司等官及處置錢糧俱許便宜奏請已而桂芳辭免不允 二月丁酉陞刑部右侍郎潘李馴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理河漕兼提督軍務 乙巳戶部題黃淮為患總理河漕吳桂芳已於正月十八日興工築隄數萬之夫雲集待哺銀糧不可一日有缺所請南京戶兵二部庫貯糧剩馬價銀兩各支一萬兩及戶部速將見年每幫漕糧奏請準留八萬石行漕運衙門分貯沿河各倉支用從之 三月己卯陞原任總理河

道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世達巡撫浙江

四月壬寅刑部右侍郎潘季馴疏辭總理河漕上以河漕多虞總理重任不許 丙午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題當今之事莫急治河日者黃淮水發勢且滔天以數千里之巨浸而僅洩於雲梯之一線於是南北併受其害謂宜塞崔鎮之決口築桃宿之長隄修理高家堰開復老黃河仍嚴督當事諸臣務在疏通壅滯庶幾有濟議下所司 六月乙巳總理河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潘季馴條陳治理六事一曰塞決口以挽正河二曰築隄防以杜潰決三曰復閘壩以防外河四曰創滾水壩以固隄岸五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六曰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部覆如議有旨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著他著實行各該經委分任官員如有玩愒推諉虛費財力者不時拏問參治

全疏詳見於後

七月壬子

工部覆總河都御史潘季馴等奏河工浩大須多官分督往年一逢陞遷竟自代去以致錢糧不明勤惰莫稽今

後凡有陞調留待工完將經手錢糧併其勤惰稽查明白方許離任至若分布政司屬奉有專敕而有司視之蔑如動有掣肘今後除本地方守巡各有專職自行督責外凡供事河工者俱聽分司責成如有玩愒不遵該上司叅奏有旨河工事重必須委任責成以後該管河官暫停陞調候河工完日分別賞罰委官賢否但以該管河道官為主別道不得干預 己巳總河都察院右都御史潘季馴疏奏復故河其利有五蓋河從潘家口

出小浮橋則新集迤前一帶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濫之患曹單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闊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易滌則徐州以下河身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沖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利也議下所司

詳見
於後

乙卯差錦衣衛官校

掣解淮安府通判王弘化水利道僉事楊化隆南河郎

中施天麟調外任以總河潘季馴疏叅耽悞河工故也
辛未巡撫直隸御史崔廷試題稱臣奉命淮甸經過
地方所當因勢調停者一曰處工費以卹災地淮揚水
患已極民不聊生其河工等費難以復派陵寢運道關
係良鉅所當特捐內帑待用之藏暫停本年起解之額
以蘇民生也一曰計夫役以安窮民各州邑所派之夫
日給三分而遠者一日七八分次亦不下五六分彼里
甲所取辦民已不勝苦矣事竣之時當事者又多裁削

之或遇有衝決輒令復築不復計工夫洪水所衝何堅不破而可令窮民賠償耶以後量從寬處免其扣累庶幾民忘其勞而稱佚道之使也上允行之 八月癸卯

先是淮安水利道河南僉事楊化隆淮安府通判王弘化治河無狀為總河都御史潘季馴所劾上命錦衣衛逮繫來京至是法司擬各照運炭贖罪例完日復職上以楊化隆王弘化都著革職律文官犯私罪杖一百的決該罷職不敘今後但據所犯擬罪送吏部擬處毋得

槩擬復職以致輕縱 己亥總河都御史潘季馴題徐
州小浮橋以上一帶河淺查得河南歸德府新集地方
下至徐州二百五十里原係黃河故道欲乘今一併開
復已而工科給事中王道成上言治河而疏上流誠為
探本之論然而挽淮流北障河決則其工鉅矣動衆八
萬費逾八十萬金則其用糜矣工費已大事之究竟尚
有不能逆睹者其底績則甚難矣胡乃此之未為而欲
並開數百里之上河即使諸臣不計勞逸不避利害竊

恐國家財用終屬有限萬一漫為而不效將若之何不
如揆勢度理就中權緩急而圖之乃為計之得也上命
下其章於所司 十月丁酉先是總河都御史潘季馴
漕運侍郎江一麟交章論徐州道副使林紹治河無狀
既而紹揭季馴謂遙隄不當築決口不當塞天妃閘不
當閉而徐北雁門北陣一帶淺阻可虞其議相左各相
論列部覆紹應罷黜季馴一麟身膺重寄不宜搖惑妄
議以替初心上然之著林紹冠帶閒住 庚子給總督

河漕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桂芳祭墓尋

贈太子少保

明神宗實錄

是年議塞崔鎮口因築遙隄東水

衝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李字鋪長二萬八千五百五十八丈又自歸仁集築橫隄至孫家灣長七千六百八十餘丈又於桃源縣馬廠城築隄長七百四十丈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直河長九千四百六十四丈又自古城至清河長一萬八千四百十丈建崔鎮等滾水石壩四座以緩泛溢之水使不能潰隄而出

河流乃安

明會典 此潘公季馴三任總河也

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萬歷三年冬以兵部左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四年春桂芳以淮揚洪潦奔流唯雲梯關一徑入海至海湧橫沙河流泛溢而興鹽高寶諸州縣所在受災請益開草灣及老黃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修築高郵東西二隄以蓄湖水皆下所司議行未幾草灣河工告成是年秋河決曹縣徐州桃源給事中劉鉉疏議漕

河語侵桂芳桂芳疏辨曰草灣之間以高寶水患衝
齧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南
諸州縣水落佈種斗米四分則臣斯舉亦旣得策矣
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屬臣何與焉因請罷御史邵陞
言諸臣以河漲歸咎草灣阻任事氣乞策勵桂芳益
底厥績而詰責河臣傅希摯曠職從之其明年希摯
議塞崔鎮決口束水歸漕而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為
老黃河入海之道廷議以二人意見不合改希摯巡

撫陝西以李世達代未幾又改世達他任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詔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居職如故未踰月卒尋以高郵湖隄成贈太子少保

明史

橐

先是萬歷三年黃決桃源崔鎮淮決高堰寶應而山陽高寶興鹽等處滙為巨浸桃源一帶運道梗阻是時議者謂諸決口當毋塞開支河以殺水而濬海口以通之至是總河侍郎潘季馴行相視以為海口固

潮汐之所從來往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
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以濬海也然河未易以人力
導唯繕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即以
導河也今河決上流固宜疏今下流決也欲疾赴海
而害祛豈必疏哉於是築高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
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隄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
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慮河內衝閘而蝕漕也嚴五
閘啟閉獨以待漕艘六月運盡築壩官民船隻由壩

車盤沙無內灌自徐抵淮亘六百餘里築南北兩隄
蜿蜒相望於是淮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於海海口不

濬而通

南河
全考

河災之羨溢中國也惟急務修築培高堰以束淮水
造遙隄以束黃流尤當極意經理河南則于家店劉
獸醫口黃陵岡陶家店馬家湖銅瓦廂挖泥河煉城
口榮花樹芝麻莊等溜山東則楊家口梁靖口毛黃
寨王家壩侯家村以其地皆埽灣迎溜湍急先年往

往失事故當極意經理之若隄堰旣堅河淮安流自

能久享其利

續文獻通考

丁丑

萬歷五年

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橫流四溢連年不

治詔晉公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以往仍敕公

總理河漕以一事權漕撫侍郎江一麟副他撫臣境內

關河道者皆受約束矢心任事日行兩河間延見吏

民三老周爰咨度具得其要領而是時廷臣策河事

者以百數言人人殊其言海口當疏者近是公謂海

口不能以人力疏治而可以水勢衝決計莫如築高
堰塞崔鎮東河淮正流使並趨入海且言天下之事
不難治河而難衆口天子下其議大司空幼孜對如
公策仍假公便宜不中制公乃得行一意集羣力三
年畢工凡築土隄丈以億計石隄以數千計塞決口
以百計浚運河以萬計閘壩涵洞之屬創以數十計
而高堰之工最鉅

申時行作潘
公季馴傳

總河潘季馴上兩河經略疏云據司屬蒙臣牌行看

得水性就下以海為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
溢運道民生胥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而
以濬海為上策則誠然矣第海有潮汐茫無著足不
得已而議他闢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
套以下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
欲另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
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
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

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
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
謂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
即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
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
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
為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為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
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

以黃決崔鎮等口而水多北潰為無隄也淮決高家
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
之未備而咎築隄為下策豈得為通論哉又有所未
盡者上流既潰隄以旁決矣至於下流復或岐而分
之其趨於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蓋徒
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
力既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職等故謂
今日濬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

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
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隄於是乎可固也如徐
邳桃清沿河各隄固矣崔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
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
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
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
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
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令黃淮全河之力涓

滴悉趨於海則力强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矣此職等所謂固隄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濬海也猶慮伏秋水發暴漲傷隄職等查得呂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等處土性堅實可築滾水石壩三座若水高於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而兩隄無虞矣至若寶應石隄之當復與夫下流支河之當疏揚州運河之當濬皆今時之切務所宜次

第併舉而不可緩者也但前項工程自豐沛徐淮以至海口共長千有餘里自清江浦以至儀真共長三百餘里地勢遙遠工程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夫難集除前請發銀二十萬兩并截留漕糧八萬石一面先將豐沛縷隄太行遙隄及徐邳一帶縷隄酌量幫築桃清南隄併接淮安新城長隄乘時創築高家堰兩頭水勢稍緩先行築塞寶應湖先用椿笆修築土隄外其餘各項工程相應大加修舉者一面請發錢

糧調集官夫買辦物料次第興舉務保無虞等因到
臣臣即會同江一麟躬親督率沿河荒度南邇維揚
看得儀真東關歷石人頭揚子橋三汊河直抵高廟
止一帶運河淤淺寶應一帶湖隄圯壞黃浦決口淹
及數邑高家堰水射淮揚清江浦長隄卑薄柳浦灣
至高嶺無隄障禦西窮鳳泗看得全淮不下清口日
益南徙北抵清桃看得崔鎮諸決水從旁洩一望瀰
漫正河淤淺徐沛以上崔家口新河淺阻北陳一帶

水行陸地僅盈尺餘東抵海口看得新挑草灣尋復淤塞今自清口至西橋一帶河流復通但不及故河十分之一自安東以下河身漸廣雖有淤淺未復全河然河水東下亦無阻碍隨處患害一一查閱明白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右侍郎江一麟議照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為喻而論為政則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

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昔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

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蝕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為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

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為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闊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闊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

復面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
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
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
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復
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
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
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
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

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遙隄或葺舊工或創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旣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耳黃河河身廣闊撈濬何期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崔鎮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

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為性也決水乃過潁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今臣等乃欲塞諸決併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

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况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邾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閔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

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
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等不暇遠引他證
即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
決而桃清以下遂澀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秦溝遂
為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謹題請旨

六議在後
河防一覽

行水金鑑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三十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等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

小二十九決此黃水旁決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之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為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洶湧為工不堅除將決口稍窄者見在分投興築外其決至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舉一

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決隄弗築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既無真土類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東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

耳合無力鑒前弊凡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繹賈讓不與爭地之旨倣河南遠隄之制除豐沛太行隄原址遙遠仍舊加幫外徐邳一帶舊隄查有迫近去處量行展築月隄仍於兩岸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桃清一帶南岸多附高岡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家墩古隄已壞相應修復下抵馬廠坡地形頗窪相應接築以成其勢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應創築遙隄一道不必再議縷隄徒糜

財力及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止為淮城北隄除埽灣單薄量行加幫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於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隄相應再行幫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妨運如此則諸隄悉固全河可恃矣 一議復閘壩以防外河之衝入運河 一議新建滾水壩以固隄岸照得黃河水濁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間淫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為

隄所固水不能洩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古城鎮下之崔鎮口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土性堅實合無各建滾水石壩一座比隄稍卑二三尺闊三十餘丈萬一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則歸漕者常盈而無淤塞之患出漕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而隄自固矣 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為兩河歸宿之地委應深闊但查海口原身自清口至安東縣面闊二三里自安東歷雲梯關至

海口面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止因去年旁決之後自桃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並流洗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并東西二尖據土民李真等吐稱並未望見潮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之水尚深二尺况橫沙并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阻碍河流故臣等以為不必治亦不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

即所以治海也別鑿一渠與復濬草灣徒費錢糧無濟於事一暫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照得黃強淮弱每每逼淮東注故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高堰民墊可瘳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里中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地詢之居民俱失其真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流今見存大河口窄狹不及桃清三分之一而三義鎮入口之處背灣

徑直猶恐水未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一望瀰茫築隄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況今桃清遙隄議築則黃水自有容受崔鎮等決議塞則正河自日深廣高家堰議築則淮水自能會黃清江浦等閘議嚴啟閉新城北隄議行接築則淮安高寶興鹽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必復可也部覆奉旨這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依擬都準行

著他們悉心著實興建永利各該經委分任人員如有玩愒推諉虛費財力者許不時挈問叅治其未盡事宜及臨時事勢或與原議不合的也著陸續奏聞務求有益應用錢糧你部裏會戶部上緊議來又上河工事宜疏云臣會同江一麟議得工役繁興料理宜預官夫蝟集調度須周若不先為申明未免臨事舛錯除兩河疏築之議另行具陳外所有一二事宜不得不上煩聖聽者敬列條款擬議上請一議

支放照得鳩工聚材出納甚瑣收掌銷筭頭緒頗多
稽覈不嚴必滋冒破臣與撫臣百責攸萃兼以閱視
不常無暇躬親經理合無比照昔年邳工事例將請
發銀兩俱解淮安府貯庫各工應給工食應買物料
府佐等官開數赴各該分督司道官覈實給票付兩
淮巡鹽衙門覆覈掛號方許闕支每季終該府將票
類送巡鹽衙門比對號印數目相同發回附卷通候
工完類覈造冊奏繳如有姦弊按法追究庶臣等得

以專心河工而錢糧亦易於清楚矣 一議分督照
得河工浩繁道里遙遠若非多官分理不免顧此失
彼分工之後錢糧出入工程次第皆其首尾遇有陞
調等項若聽其離任則本官所分之工又須另委補
替文移往來便至逾月及到工所茫然無措何以望
其竣事而底績也合無俯念河工重大如遇前項相
應離任官員容臣等暫留完工稽其勤惰別其功罪
請旨處分方得離任庶人心專定覬覦不萌而事易

責成矣 一議責成照得州縣正官職專親民故民
易驅而事易集也奈何相沿之弊視河患如秦越視
管河官如贅疣即以分司部屬臨之蔑如也妨工債
事實由於此目今大工肇興諸務叢挫若非責成各
掌印官鮮克有濟合無興工之後一應派撥夫役買
辦物料俱以責之各掌印正官躬親料理仍選委賢
能佐貳管押夫役赴工不許將陰醫等官搪塞如有
仍前玩愒派辦失宜以致夫役逃散物料稽遲該工

司道官即時叅呈以憑奏治事完之日仍與管理河
工諸臣一體分別題請施行庶事權歸一人無推避
而大工自易矣 一議激勸照得各工委官除府佐
縣正外其州縣佐貳府衛首領及雜職陰醫義民等
官或管領人夫或措辦椿埽或運取甄石或打造器
具衆務紛紜如臂使指但各官出入泥淖櫛沐風雨
艱辛畢萃殊可矜憫有功而薄其賞誤事獨重其罰
此人心之所以懈弛而事功之所以隳墮也合無工

完之後容臣等逐一精覈如有實心任事勞苦倍常者俯賜破格超擢中間間有劣陞王官等項準與改擢其陰醫等官原有部劄冠帶者厚加獎犒如係義民準照題給冠帶榮身仍與陰醫等官一體免其本等差徭庶人心爭奮而百事易集矣 一議優卹各工夫役計工者每方給銀四分計日者每日給銀三分而本籍本戶幫貼安家銀兩有無聽從其便茲亦不為薄矣但貧民自食其力衝寒冒暑暴風露日艱

苦萬狀縱使稍從優厚亦不為過合無每夫一名於
工食之外再行量免丁石一年容臣等出給印信票
帖審編之時許令執票赴官告免州縣官抗違許其
赴臣告治如此則惠足使民民忘其勞矣 一議蠲
免照得淮揚河患頻仍民遭昏墊稱最苦者如淮安
所屬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安東鹽城鳳陽所屬
泗州揚州所屬興化寶應徐州所屬蕭縣十一州縣
者一望沮洳寸草不長凋敝極矣適今大工興舉用

夫頗多舍近取遠鄰封未免有詞而此中流移貧民亦賴做工得食少延殘喘應派夫役既不容已應輸賦稅復加責辦實為繁苦合無軫念災極民窮姑將前十一州縣本年見徵夏秋起運錢糧特蠲一半行臣等揭示通知俾催科少寬人樂趨役一議改折照得大工肇興費用不貲帑藏虛空既難搜括閭閻窮苦又難加派臣等反覆思維無可為處萬不得已輒有非分之請而非所敢必也臣等竊聞太倉之粟

可備八九年之食積愈久則粟愈朽故官軍之情有不願本色而願折色者稍加變通未為不可合無暫將今歲漕糧除淮北及河南山東照舊兌運外其淮南并浙江等省姑準改折照例正兌每石連耗米輕齎折銀七錢改兌每石連耗米折銀六錢即以五錢給軍正兌尚餘銀二錢改兌餘銀一錢兌運停止官軍應得行月糧俱可免給以正額解京而以餘銀并行月糧留發河工支用總計可得九十餘萬兩以運

軍應得之數而濟國家大工之需在內帑無支發之煩在閭閻無徵派之苦在朝廷為不費之惠在河工免缺乏之虞而在工諸臣亦得悉心疏築可無顧此失彼之慮所謂兩利而俱全者也臣等非不知近該科臣建議奉有明例但錢糧浩繁時當詘乏舍此則惟有請發內帑耳故敢冒昧陳瀆伏望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可允行河工幸甚臣等幸甚 一議息浮言臣等竊惟治河固難知河不易故雖身歷其地猶

苦於措注之乖舛而況於遙度乎但勞民動衆之事
怨咨易興而往來絡繹之途議論易起至於將迎之
間稍稍簡略則以是為非變黑為白者亦不可謂其
盡無也憂國計者以急於望成之心而偶聞必不可
成之語何怪乎其形諸章牘也而不知當局者意氣
因而銷沮官夫遂生觀望少為搖奪隳敗隨之勉強
執持踈遯難達其苦有不可言者伏望皇上俯垂鑒
照容臣等殫力驅馳悉心料理寬臣以三年之期如

有不效治臣以罪部覆奉旨河工事重必須委任責成乃可期效今後分督司道及承委等官都著潘季馴等開送吏部暫停陞調通候河工完日總論功罪大行賞罰若有才幹不相宜的即便遴選具奏更調推諉誤事的不時叅奏處治毋得避怨姑息自誤大事其各委官賢否但以該管河道官為主別道俱不許干預其餘俱依擬 又上黃流艱阻疏云黃河來流艱阻後患可虞乞恩速賜查議以圖治安事竊惟

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曰徐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鎮諸口未塞桃清淺阻也高堰黃浦淮水橫流淮揚之民久為魚鼈也淮黃兩河之水漫無歸宿海口沙墊也此徐州迤南之患耳目之所覩記運道之所必資故人人得而言之也臣等已於前月二十八日具題陛下俯從臣請兩年之內或可脫淮揚昏墊之苦免運道梗阻之虞而臣等亦得藉以少逭愆尤矣然其大可憂者不在此也臣等與司道諸臣計之故河

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
一帶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
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
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
通河甚遠閘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
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
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
無淤墊之慮五利也臣等以為復之便至於復故道

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逸則臣等計之熟矣
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日後未可必之身謀而不
惜將來必致之大患皆非臣等之所以盡忠於陛下
也臣等勘議之後即擬具題但因伏水將發猶望水
勢洶湧或可衝刷成渠近又行據同知王琰回稱勘
得北陳等處原深一尺六七寸者今止深七八尺臣
等看得伏秋暴漲之時水增六尺有餘則客水消落
之後不免仍存本體矣伏望敕下該部查議上請特

差素識水性科臣一員前來候秋深水落與臣等會同山東河南撫臣及兼理河道巡鹽御史躬親勘議如果可復即便估計錢糧會本題請早賜施行地方

幸甚奉旨工部知道

河防一覽

明神宗萬歷七年正月戊辰工科給事中王道成言兩河修築遙隄未成徐邳舊隄宜守查萬歷四年該河臣傅希摯議設隄夫三千七百名每三里建一鋪一里用十人而使管河官晝夜分督水消則隨處幫修水發則

併力防塞此亦支持終歲長計其後官夫不復省視遂
貽河決之害宜於舊隄按鋪責成防守從之 三月戊
申巡按直隸御史陳世寶條陳治河策約一移建管河
官衙舍要害之地責其晝夜防守一添設新隄堰夫役
入運河一增築宿遷縣遙隄宿遷縷河雖有隄岸而侍丘
諸湖尚未修築遙隄倘伏秋河漲必遭水患乘時修築誠
不可緩一暫寬流移民錢糧民遭水患流移者半幸水
去田出漸為歸計但恐居處未遑而舊逋即迫開墾未

熟而新課復徵矣捐金治水以為民也今水患漸平而顧以逋負阻絕歸路乎一乞廣築役賞勞於工食外動支河工羨銀量行犒賞奏上命酌議覆行 甲子戶部題淮揚地方自隆慶四年以來黃水衝決今築隄就緒水落田出尚屬荒蕪當此流民新集尤宜寬卹將萬歷六年以前舊欠錢糧盡行蠲免七年以後酌議再免三五年至於處給牛種加厚貧丁及一切優卹事宜聽督撫官便宜施行仍悉心體察毋使被災之民橫被苛追

無災者乘機影射從之 七月戊申工部題直隸巡按御史姜璧所陳河工五事一曰一事權將裁革河道明旨著為令甲而於撫臣兼銜管理河道一曰嚴責成欲將河工專屬府州縣掌印官督同管河官協理如有疎虞一體叅治一曰議支河恐支河一開徒引海潮不惟鹽水淹田民不可耕且河水隨潮洩去商日以困宜即停止一曰修古隄恐范公隄一鑿淡水出灌鹽地而鹽課消薄潮水入汙民田而田租減損尤宜仍舊修築俱

依擬行是日工科給事中王道成亦以霖雨不止河水
暴溢慮恐河工垂成不無衝壞請督河臣隨地備查及
時修築而總理河漕潘季馴等亦奏桃源清河水患議
併力疏導作急捍禦俾水勢無致濫行疏上報可十
月己丑有議欲開復故河巡撫周鑑巡按蘇民望等題
謂開復新集議有三難財用不敷其難一民力不堪其
難二且時浚時淤其難三至於北陳一帶疏浚難於措
手惟當各守隄防設官於豐揚徐沛會山東河南協修

行縷二隄俾茶城以北無衝決之虞而濁河小浮橋聽其分流無妨濟運部覆依擬行 丁酉上以兩河工成賞總督河道官潘季馴江一麟等銀幣有差仍差科道

官勘實以聞

明神宗實錄

總河潘季馴河工告成疏題為恭報兩河工成仰慰聖衷事竊照我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為咽喉自儀真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河之水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合流於清河

縣之東經安東達雲梯關而入於海此自宋及今兩
瀆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
堰黃浦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泰田
廬墳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
之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子遺之民扳輿號泣觀者
皆為隕涕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弃者有謂諸決
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
行開濬者臣等反覆計議弃故道則必欲乘新衝新

衝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澀難以浮舟不可也留
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淮揚兩郡一
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自古紀之
淮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
不得況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
不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節於理為順方在猶豫而
工部移咨叮嚀臣等親詣踏看臣等乃乘輕舫出雲
梯關至海濱延袤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

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耳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其趨築遙隄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闊田廬盡

復流移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阻而民生亦有賴矣
蓋築塞似為阻水而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
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為益水而不知力不弘則沙
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正
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
卑此既治之後與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絕也每歲
修防不失即此便為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等
蒙昧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閘壩嚴啓閉疏濬揚河

之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秘策駭人
觀聽者偶倖成功殊非人力實皆仰賴我皇上仁孝
格天中和建極誠敬潛孚而祇靈助順恩威並運而
黎獻傾心念轉輸乃足國之資軫昏墊切儆予之慮
宵旰靡皇絲綸屢飭其始也併河漕以一事權假便
宜以任展布故臣等得效芻蕘之言其既也逮媮惰
以警寔頑折淆言以定國是故臣等得竟胼胝之力
俯從改折之議國計與民困咸紓特頒賞賚之仁臣

工與夫役競勸致茲無兢之功遂成一歲之內今兩
河烝黎歌帝德而祝聖壽者且洋溢乎寰宇矣臣等
何敢貪天功以為己力哉謹將完過工程總數開坐
請旨奉旨該部知道

河防
一覽

明神宗萬歷八年二月乙亥工科給事中尹瑾踏勘河
工完將築堰建閘入海處繪圖以進因附奏黃淮之形
勢實關國家之命脈如知其為祖陵之密邇則思培護
之當嚴知其為京師之通津則思疏浚之當豫知漕運

關乎國用則思河務之當修知壤地切乎民生則思保障之當急知堰隄之綿亘則思上流之當防知壩閘之布列則思下流之當洩觀今日之順軌當思昔日之橫流觀土功之艱鉅當思保守之不易擇人以重其寄久任以責其成歲修以績其工綜核以稽其實言俱切至上留覽之 戊戌河工告成工部開敘効勞諸臣上降旨褒賚之加總河潘季馴太子太保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廕一子陞總漕江一麟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戶部右侍郎各銀幣同李馴賜敕獎勵加漕運
總兵靈壁侯湯世隆太子太保先任山東巡撫趙賢戶
部尚書張學顏工部尚書曾省吾等俱陞俸級賞銀幣
有差 三月甲辰以河工告成命太常寺屬官賡告文
香帛付總理河漕等官祭告大海河淮之神 乙巳工
科給事中尹瑾陳河工善後七款一重大臣以便責成
凡管河諸臣遇三六年考滿者宜加銜管事俟資俸最
久績效最著破格超擢應補者即就近遴選一定法制

以核歲修令管河司道每歲嚴督各該管河官率領守隄官夫將各遙隄加幫高厚兼栽柳葦修緝閘壩年終管河郎中會同該道覈驗開報三年遣官一閱視一覘

石堰以固要衝

入淮河

一復閘河以利運艘

入運河

一防徐

北以固上流徐北黃河舊由蕭縣出小浮橋入運小浮橋河深近洪能刷洪以深河實利運道嘉靖四十五年河決邵家口出秦溝入運秦溝河淺近閘每積淤以塞河實害運道今幸復趨小浮橋且議修築行縷二隄為

之捍禦而邵家壩為秦溝舊口亦宜倍加修理以絕秦溝上流然有隄不守與無隄同今徐北至單縣界現修隄壩長一百五十餘里而夫役止七百餘名其何能濟宜照徐南事例每里補足十名以備修守一備積貯以裕經費河道錢糧山東河南額派原多南直河道起豐沛至淮揚延袤千有餘里淮以北則黃河洶湧淮以南則湖水瀾漫葺修防守費用浩繁及查歲額椿草銀兩僅二千有奇加以連年災沴每歲征收不滿數百安能支持

千里之河宜從長計議或河南山東河道銀兩或運司挑河鹽銀或徐淮各處鈔稅或撫按贓罰多方措處每歲共湊銀三千兩為定額解貯淮安府庫專備兩河修守之費部臣酌議覆請上從之 閏四月乙巳以河工告成分別效勞諸臣擬加陞工部郎中余穀中等級銜得旨令後凡奉特旨以功陞級及添注管事各道遇有員缺不論資俸即便推補以副朝廷覈實勸功之意丁未改張純為山東按察使整飭徐州等處兵備純原

為水利副使以河工成陞二級為按察使其原管水利
事務併歸徐州道 六月辛酉吏部以總督漕河員缺
會推山西巡撫高文薦四川巡撫張士佩上以河漕職
任繁重宜用重臣乃命凌雲翼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往同潘季馴經理未盡事宜尋改季馴為
南京兵部尚書仍令候九月間水落事寧具奏赴任管

事

明神宗
實錄

行水金鑑卷三十